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城堡

Das Schloß

(奥) 卡夫卡 (Kafka, F.) 著

魏晓亮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城堡

Das Schloß

(奥) 卡夫卡 (Kafka, F.) 著

魏晓亮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堡 / (奥) 卡夫卡 (Kafka, F.) 著 ; 魏晓亮译

.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17-3005-7

I. ①城… II. ①卡… ②魏… III. 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20786号

城堡

Das Schloß

作 者 / (奥) 卡夫卡 (Kafka, F.)

译 者 / 魏晓亮

责任编辑 / 王学刚 付冰冰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304千字

版 次 /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17.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05-7

译者序

卡夫卡是一名奥地利小说家，他与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被并称为西方现代派小说的三大祖师。1883年卡夫卡生于布拉格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商人家庭。1901年入该城德语大学，遵父命改学法律。1906年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起一直在保险公司供职，1922年因患肺结核而离职，1924年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年仅41岁。

卡夫卡生前鲜为人知，他的作品也未受到重视，可在他身后，声名鹊起，他的作品蜚声世界文坛，他的崇拜者们一次次掀起“卡夫卡热”。卡夫卡在求学期间结识了马克斯·布罗德，二人后来成为文学上的知己和莫逆之交。卡夫卡很早就开始尝试写作，1907年第一次公开发表小说，但一生发表作品数量有限。1915年因《司炉》获冯塔纳文学奖。作者的《城堡》、《美国》、《诉讼》、《变形记》等小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对现代派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被推崇为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被人们称为“作家中之作家”。他的许多小说已成为许多作家必定研读的作品，被人们说成是“需要用心去阅读的作品”。卡夫卡对自己的写作不满意，曾要求布罗德在他死后将他的手稿全部销毁。所幸布罗德没有这样做，而是加以整理、发表，使其传诸后世。

在世界文学史上，卡夫卡绝对是一个异数。作为一位文学大师，他极为罕见地不是本国或本民族的代言人，似乎也不是什么“时代的良心”。他在身份认定上的矛盾性与特殊性，使得他注定没有归依之所：他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生长在捷克的布拉格，曾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做小职员，母语是德语，血统是犹太人，而他本人又终生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习俗保持着非常大的距离。他只能带着暧昧的身份幽闭在自

己的小世界里，关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个体在一个异质的世界面前的孤独、不适与绝望。

《城堡》是卡夫卡的“压轴之作”，许多地方写得异常精彩。土地测量员 K 受命赴某城堡上任，不料却受阻于城堡大门外，于是主人公 K 同城堡当局围绕能否进入城堡之事展开了持久烦琐的拉锯战。城堡就位于眼前一座小山上，可它可望而不可即；它是那样冷漠、威严，像一头巨兽俯视着 K；它代表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那儿等级森严，有数不尽的部门和数不清的官吏，可又有数不尽的文书尘封在那里，长年累月无人过目，得不到处理。面对这座强大的城堡，K 很无奈，他直到最后也没有进入城堡，也没见到城堡当权者。

卡夫卡的不寻常之处是他深切感受到世界的荒谬性，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价值是揭示了现实的异化和存在的尴尬，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卡夫卡从小就感到世界的陌生，他始终都不接受这个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上帝的一个“恶劣情绪”而已，而我们都“误入了其中”。因此他的全部文学活动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巨大置疑。重新审察这个世界成了他终生的使命，越到晚年他越感到紧迫。

卡夫卡性格敏感、怯懦、孤僻。神经质的卡夫卡根本承受不了存在的压力，常年生活在恐惧、耻辱和负罪感中。卡夫卡的作品大多气氛阴郁、神秘，情节离奇荒诞，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陌生、不可理解，无所不在的人的异化成了他着意阐发的一大主题。《城堡》中，他把这种人生的荒诞感发挥到了极致。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 K 在一个雪夜长途跋涉来到城堡前，希望见一见城堡的主人，或许还能得到许可在此成家立业。但从他到达城堡管辖的村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注定了：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甚至还能和城堡建立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取得部分成果，但他至死也不可能踏进城堡一步。现实与非现实相互结合（揭示了人类的荒诞处境），整体情节的非现实性与具体环境的真实，即以欲进入城堡而不能达这一中心内容是非现实的，而 K 所处的具体环境基本上是真实的（浓厚的神话色彩）。

卡夫卡的作品哲理性能，常常是他哲学意念的形象化。而这种形象化是靠象征的“图像”来实现的。小说中时隐时现的、影影绰绰的城堡是奥秘的，是一个象征物。城堡是一个象征，不同的读者会得出不同

的结论：

1. 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象征着主宰小人物命运的力量；
2. 象征着一个权力无所不在的官僚集团和机构；
3. 犹太人寻找国家的譬喻；
4. 是人类寻找上帝的寓言；
5. 寻找与父亲沟通失败的譬喻；
6. 可望而不可即的真理的象征。

对于《城堡》的解读各种各样，不论是宗教神学的也罢，精神分析学的也罢，政治社会学的也罢，或是从什么其他的角度也罢，都是理由充分，言之凿凿，然而《城堡》的开放式结尾，更是为读者们留下了广袤的空间，自由地思考，见仁见智、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城堡》。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3
第 三 章	27
第 四 章	34
第 五 章	44
第 六 章	58
第 七 章	68
第 八 章	75
第 九 章	82
第 十 章	90
第十一章	95
第十二章	99
第十三章	104
第十四章	124
第十五章	131
第十六章	178
第十七章	183
第十八章	187
第十九章	206
第二十章	217

附 录

一 开头异文	238
二 片 断	240
三 作者删除的文句和段落	244
四 第一版后记	269
五 第二版后记	275
六 第三版后记	276

第一章

K 到达的时候，夜色掩盖了整个村庄。村庄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屹立在高高山冈上的城堡，在浓雾和黑暗的笼罩下，一点影子也看不见，甚至连一丝灯光——这座巨大的城堡所在之处的仅有标志——也没有。一座木桥是大路通往村里的必经之处，K 站在桥上望向黑黑的夜空，他凝视了好久，但对他而言，那只是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

随后他继续前行，去寻找今晚的住处。客栈虽然还没有打烊，但店里已经没有空房，老板对这位这么晚才来的不速之客也颇感意外和迷惑，虽然并没有空房，不过他还是给 K 在店堂里的草包上安排了住处，让 K 可以在这度过一夜。K 接受了老板的好意。这时，几个农民仍然坐在那儿喝啤酒，但是 K 不想同他们进行交谈，于是他到阁楼上去了拿了个草包下来，在炉子附近铺好，就躺下了。这个地方很暖和，农民看他躺下就都静了下来，不再说话了，K 抬起头用疲惫的目光打量了他们一圈，不久就酣睡过去了。

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被人叫醒起来。店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穿着打扮像是从城里过来，长着一张演员似的脸，细长的眼睛，浓浓的眉毛，正和老板一起站在他身边。农民还坐在那里，有几个为了看得清楚、看得仔细一些，还把椅子转过来。由于叫醒了 K，年轻人谦恭地向他道歉以表示歉意，并作了一下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城堡守卫的儿子，接着说：“这村子归城堡所有，在这里居住或过夜的人和城堡里居住或过夜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伯爵允许，没有人可以在此居住或过夜。可是，您现在并未获得伯爵的许可，至少可以说您并没有出示这种允许您居住的证件。”

听了这话，K 抬起半个身子，用手理理乱蓬蓬的头发，抬头望着他们说：“我是迷了路闯进这个村子的，这是哪儿？难道这里还有一座城堡？”

“您说得很对，”年轻人慢条斯理地说，这时店里的人都因 K 的无知而摇头，“这儿是威斯特威斯伯爵大人的城堡。”

“难道一定要有一张许可证才可以在此住一宿吗？”K 无奈地问道，仿佛想弄清楚刚才所听到的消息是不是在做梦。

“是的，一定要有许可证，”年轻人坚定地回答道，并伸出胳膊指向店老板和其他在场的人说：“难道一个人可以不要许可证吗？”明显表现出对 K 的极大讽刺和挖苦。

“这么说，我现在就得取张许可证啰。”K 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推开毯子，像是要站起来的样子。

“的确，那你准备向谁去取申请呢？”年轻人问道。

“只好到伯爵大人那儿去取啦，”K 说，“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

“半夜三更的，你真打算向伯爵大人讨许可证？”年轻人气愤地嚷着，往后退了一步。

“怎么不行吗？”K 冷冷地问道。“那你干嘛把我叫醒？”

听了这话，年轻人立即火冒三丈。“你这个乡下佬不懂规矩，竟敢跑这儿来撒野！”他嚷道。“在伯爵的主管部门你最好放尊重点！我之所以叫醒你，是要告诉你，必须立即离开伯爵的管辖范围。”

“玩笑开够了吧。”K 说，声音冷静得出奇，说完他又躺下，重新盖上毯子。“您的做法未免做得有点过分了，年轻人，明天我还要向伯爵大人理论理论你的这种态度呢。假如需要我提出证人的话，到时候店老板和这儿的诸位先生全都是见证人。另外，顺便告诉你，我就是新来的土地测量员，伯爵正等着我呢。明天我的几位助手就会带着仪器坐马车过来。我实在不希望错过在雪地里徒步旅行的机会，才走过来的，不过有几次我不幸地走岔了路，所以这么晚才到。在您来告诉我之前，我就意识到现在到城堡里去报到，实在太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草包上睡一宿的原因。说得客气点，您刚才很没有礼貌地把我吵醒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晚安，各位！”说完，K 就背对着他们向着火炉转过身去。“土地测量员？”他听到有声音在背后犹豫地在问，接着整个屋子便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但是没过多久年轻人就恢复了镇定，对店老板说，声音压得几乎听不见，似乎为了不打扰 K 的睡觉，为了让 K 听见他对 K 的关心，他还是略微提高了分贝：“我去打个电话问问。”这么说这个乡村客店也有电话，该有的设备一应俱全。就这事而言，K 的确很惊讶，但总不管怎么说，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原来，在他的头上就是电话机，只不过当时他睡意正浓，没有发现。即使年轻人心眼再好，如果他真的要打电话，难免要打扰 K 的休息，现在的关键是 K 让不让他打。K 决定不去阻止他。这样，假装睡着已经不太现

实了，于是他便翻过身来仰躺着。他看见那几个农民怯生生地凑成一堆，窃窃私语，这可不是件小事，城堡来了个土地测量员。这时，厨房门打开了，身材庞大的老板娘往那儿一站，把整个门都挡了，老板踮着脚尖向她走去，告诉她刚刚发生的事情。电话已经打通。城堡守卫几乎全部已睡，但弗里茨先生还在，他是副守卫之一。年轻人告诉守卫他叫施华茨，然后报告说，他发现了K，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衣服褴褛，现在正安静地睡在草包上，头枕一个小背包，旁边放了根结结巴巴的手杖，伸手可及。他自然很怀疑此人，因为店老板失职让他在此下榻，所以他，施华茨，就负有责任把这件事查个清清楚楚。他说，他已叫醒了此人，盘问了他，并且根据规定要他立刻离开伯爵的领地。可是K的态度却很傲慢无礼，就他后来所说的来看，也许他自有他的道理，因为他硬说他是伯爵大人雇来的土地测量员。当然，这种说法必须得到证实，至少是他例行的职责，因此施华茨麻烦弗里茨先生问问中央办公厅，是否真有雇佣了这么一位土地测量员，如有查询结果，请马上电话通知。

然后屋子里就静了下来，弗里茨在那边查询，这边只能等着答复。K还仍就那么躺着，连身也没有翻一下，眼睛望着屋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施华茨混合着恶意和审慎的报告给K这么一个印象，即使城堡里的下层人员也很有点外交素养，居然连施华茨这样的小人物也深谙此道。还有就是，他觉得城堡里的人都尽职尽责，中央办公厅这么晚还有人值班。此时，弗里茨的电话已经来了，似乎对方的回答非常简捷，因为施华茨非常气愤地挂上了听筒。“跟我判断的一样，”他嚷道。“什么土地测量员，一点迹象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卑鄙的、招摇过市的流浪汉，甚至比这更糟。”此时K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儿所有的人，施华茨、农民、老板和老板娘可能会一齐向他扑来。为了暂时不吃眼前亏，至少要闪开他们的第一次袭击，于是他便把整个人裹在毯子底下。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在K听来铃声似乎格外的响。他慢慢伸出头来。虽然这个电话不一定又跟K有关，但大家还是屏住呼吸静静地站着，施华茨再次去接电话。施华茨听那边作了一个很长的说明后，便低声说：“这么说是搞错了？我觉得很尴尬。主任真的亲自打了电话？奇怪，奇怪，这可叫我怎么向土地测量员先生进行解释呢？”

K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由此看来，城堡已经接受他为土地测量员了。一方面，这对他未必就好，因为这意味着，城堡里的人对他的情况详细了解，并且权衡了力量对比，欣然接受了这场挑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也是有利的，事实证明，他们低估了他，他可能会得到自己预想不到的更多的自由。如果他们以为，通过这种居高临下的方式承认他的身份，就可以把他吓跑，那他们就打错了如意算盘。他只感到稍稍有点不舒服，仅此而已。

施华茨怯生生地走过来，K挥了挥手示意让他走开。店老板建议K搬到自己房间里去，但他拒绝了，他只从老板手里接过一杯热茶，从老板娘手里接过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还没等他说话，店堂里已经没人了，因为大家都已转过脸，争先恐后地出去了，唯恐明天被他认出来。灯被吹灭了，他终于得到了少许安静。他沉沉地入睡，一觉直睡到第二天清晨，夜里曾有一两次老鼠从他身边窜过，这也没把他惊醒。

吃过早餐，据老板告诉他，他的全部食宿费都将由城堡支付。他准备马上出发到村里去。店老板似乎由于昨天夜里的态度不太好，带着默默的哀求眼神老是围着他打转，K对他倒有点怜悯了，便让他在自己身边坐一会儿。

“我还不认识伯爵，”K说，“他说，活干得好就多付给钱，是这样吗？像我这样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从老远跑到这儿来的人，就是想多挣点钱带回去啊。”

“先生你倒不用担心这方面，至今从未听到有人抱怨工钱少的。”——“这就好，”K说，“我可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即使当着伯爵的面我也会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不过能心平气和地同这些大人物们打交道，那自然就更好了。”

店老板坐在K对面临窗的长凳的边上，不敢舒舒服服地坐着，他那褐色的大眼睛一直忧虑地盯着K。开始他还挪得挨K近了点，想和K聊聊，现在又仿佛恨不得溜之大吉。他是怕K向他询问伯爵的情况？他把K当成了“大人”，是担心这位“大人”靠不住？K不得不转移老板的注意力。他看看墙上的挂钟说：“我的助手马上要到了，你能安排他们住在这儿吗？”

“当然，先生，”他说，“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跟你一起住在城堡里呢？”

难道店老板能够如此轻易地乐意丢掉这些大有希望的客人，特别是K，把他无条件让给城堡吗？

“这还很难说，”K说，“他们要我干的是什麼工作，我先得弄清楚。比方说，我如果在这边山下工作，那么在这住就更方便些。再说，我怕我过不惯山上城堡里的生活。我是喜欢自由自在的人。”

“你不了解城堡，”店老板私语般低声说。

“那当然，”K说，“一个人不应该过早地作出判断。目前我只知道那儿的人很善于挑选优秀的土地测量员，除此之外我对城堡就一无所知了。也许那儿还有其他优点。”他边说边站了起来，打算摆脱这位心神不定地咬着嘴唇的老板。想要赢得此人的信任是相当不容易的。

就在K要走的时候，发现墙上的暗淡无光的镜框里镶着一幅黑色的肖像。他躺在铺上时就已经发现，但是因为距离远看不清楚镜框里是什么东西，还以为只是一个普通底板呢。可是现在看到确是一幅画像，是一个五十来岁光景的男子的半身像。他的头耷拉在胸前，几乎连眼睛都看不见，看来那高而大的额头和结实的鹰钩鼻似乎是使他耷拉着脑袋的根本原因。由于头部姿势紧紧压着下巴颏，所以他的两腮就自然往下披垂着。他的左手五指插在浓密的头发里，但即使如此也无法把脑袋撑起来。“这是谁？”K问，“是伯爵？”K站在画像前，但是并没有转过来看着店老板。“不是，”店老板说，“是城守。”“这可真是一个漂亮的城守啊，”K说，“可惜他生了一个没有素质的儿子。”“不是这样的，”客栈老板说，他让K靠近一点，凑着他的耳朵悄声说道，“昨天不过是施华茨在那儿吹牛，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副城守，而且是职位中最卑微的一个。”在这会儿，K觉得客栈老板正像是一个小孩子似的。“这个坏蛋！”K笑了一笑说。可是客栈老板没有笑，他接下去说道：“可就说他的父亲，势力也不小呢。”“你给我站远一点吧，”K说，“你以为谁都是有势力的，我，说不定也是有势力的，是吧？”“不，”他胆怯但又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可并不以为你有势力。”“你的眼神可真是锐利，”K说，“说实话，我可真的不是一个相当有势力的人。所以我认为我尊敬有势力的人并不比你差，只是我没有你那么老实，而且也不经常愿意承认这一点。”说罢，K在他的面颊上轻轻打了一下，为的是使他高兴起来，唤起他的友谊。这居然使他微微地笑了一下。他还很年轻呢，脸蛋儿挺嫩，几乎还没有长胡子。他怎么会娶上那个身材那么庞大、年岁比他大的妻子呢？从一扇小窗口里就能望见她赤露着胳膊肘儿在厨房里忙得直打转儿。K不想再勉强赢得他的信任了，也不愿意把自己最后好不容易逗出来的笑容吓跑。这样，他就仅仅向他做了个手势，叫他把门打开，接着就跨进了晴朗的冬天的早晨。

现在，他可以清楚地看那座城堡了。在光明闪耀的天空，它显得分外鲜明，再给一层薄薄的积雪一盖，就显得更加清晰了。山上的积雪似乎比山下村子里的少得多。昨天打村子里经过的时候，K觉得就跟在大路上一

样难走。这儿，厚厚的积雪一直堆到茅屋的窗口，再往上就又盖满了低矮的屋顶，可是在山上，一切都是那么轻盈、那么自在地在空中飞翔，或者至少可以说，从下面看起来是这样。

大体说来，这个城堡的远景是在 K 的预料之中的。它既不是一个古老的要塞，也不是一座新颖的大厦，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由无数紧紧挤在一起的小型建筑物组成，其中有一层的，也有两层的。倘使 K 原先不知道它是城堡，可能会把它看做是一座小小的市镇呢。就目力所及，他望见那儿只有一座高塔，它究竟是属于一所住宅的呢，还是属于教堂的，他没法肯定。一群群乌鸦正绕着高塔盘旋。

K 一面向前走，一面盯着城堡看，此外他就什么也不思考了。可是当他走近城堡的时候，不禁大为郁闷。原来它不过是一座外表寒酸的市镇而已，周围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村舍，如果说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那么，唯一的优点就是它们都是石头建筑，可是墙上的石灰早已剥落殆尽，石头也似乎正在被腐蚀着。刹那间 K 想起了他家乡的村镇。它绝不逊色于这座所谓的城堡，要是上这儿来只是为了观光一番的话，那么，跑这么远的路就太没意思了，那还不如重访自己的故乡，他已经很久没有回故乡去看看了。于是，他在心里就把家乡那座教堂的钟楼同这座在他头上的高塔作起比较来。家乡那座钟楼线条挺拔，屹然矗立。从底部到顶端扶摇直上，顶上还有盖着红瓦的宽阔屋顶，是一座人间的架构——人们还能造出别的什么建筑来呢？——而且它具有一种比之普通住房更为崇高的目的和比之纷纭繁杂的日常生活更为清晰的含义。而在他上面的这座高塔——唯一看得见的一座高塔——现在看起来显然是一所住宅，或者是一座主建筑的塔楼，从上到下都是圆形的，一部分给常春藤亲切地覆盖着，一扇扇小窗子，从常春藤里探出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种好像发着癫狂似的闪光。塔顶盖着一种像阁楼似的东西，上面的堆垛参差不齐，断断续续十分难看，仿佛是一个小孩子的哆哆嗦嗦或者漫不经心的手设计出来的，在蔚蓝的苍穹映衬之下，显得轮廓分明。犹如一个患着忧郁狂的人，原来应该把他锁在家里最高一层的房间里，结果却从屋顶钻了出来，高高地站立着，让世界众目睽睽地望着他。

K 再次停下脚步，似乎只有停下脚步他才能够有更多的判断力，然而这时他却受到了干扰。他停下来的地方是乡村教堂，那后面就是学校。教堂实际上不过是一所礼拜堂和一些为了供教区居民住而扩建的像谷仓一样的附加建筑罢了。那学校是一所长长的低矮的房子，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

显得十分土里土气。它坐落在如今已经变成一片雪地的一座围着篱笆的花园后面。这时，孩子们正跟着他们的老师走出来。他们围拥着他，仰起头，盯着他看，同时像连珠炮似的叽叽喳喳吵着。他们说得太快，K 简直没法子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那位老师是一个肩膀狭窄、身材矮小的青年，走起路来身子直挺挺的，可是那样的姿态倒还并不显得怎么可笑。他从远处就已经盯着 K 看了好久，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除了这些小学生之外，再没有其他人了。作为一个外乡人，尤其对方是一个仪表严肃的小伙子，因此 K 便直接走过去，说道：“您早，先生。”孩子们一下子都不吭声了，也许这位老师喜欢有一刻突然的静默，好有个斟酌词句的准备。“您现在在了解城堡？”他问，语气比 K 预期的温和得多，但那种腔调表明，仿佛他不赞成 K 的行为。“是的，”K 说，“我不了解这儿，昨天晚上才到。”——“您不喜欢这城堡？”老师很快就问道。“什么？”K 反问道，稍微有点诧异，接着口气缓和下来又问了一次：“为什么问我喜不喜欢城堡？您怎么会以为我不喜欢城堡？”——“因为没有一个人外来人会喜欢城堡。”老师说。以防在这里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来，K 打算改变话题，问道：“我想，您认识不认识伯爵？”——“不认识。”老师说着，想转身走。但是 K 并不打算结束，又一次问：“怎么？您也不认识伯爵？”——“我怎么可能认识伯爵？”老师小声说，接着用法语高声加了一句：“请您注意言辞，这里还有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呢。”从这句话里 K 抓住了继续提问的理由：“老师，我改日再来拜访您可以吗？我很可能要在这里住很长时间，但是我现在就已经感到有点无聊了。我不是农民，大概也不会想要到城堡里去。”——“农民和城堡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老师说。“可能吧，”K 说，“不论怎样，我的处境都改变不了。我可以去拜访您吗？”——“我住在天鹅胡同一个屠夫家里。”其实这只是给了个地址，并算不上邀请，可是 K 却说：“好，我一定会去拜访您。”老师点点头，领着那群学生走了，孩子们马上就又叫嚷开了。不久他们就消失在一条陡然直下的小胡同里。

可是 K 怎么也不能打起精神来，这次谈话使他感到恼火。这是他来这里以后第一次感到疲倦。本来他经过漫长的旅行到这里一点也不觉得累，那些日子里，他是多么心情平静地一步步走来的！但是现在路上过度的辛苦显出劳累了，而且这劳累出现得很不合时宜。他想认识一些新朋友，他无法抗拒这种强烈的愿望，但是每结识一个新朋友，他却又增加了新的疲

倦。〔1〕^① 即便如此，在今天这么不舒适的情况下如果他愿意的话，至少散步到城堡入口处，力气还是绰绰有余的。

于是他便继续向前走去，可是路的确很长。因为村里的这些大路并不是通到城堡所在的山冈上去的，它只通到靠近城堡的山的方向，这好像是有意的，一下拐到旁边去了，虽然没有远离城堡，但也没有接近它。K 心里一直希望这条路终归会拐往城堡去的，正因为他怀有这个希望，所以坚持往前走；显然由于疲惫不堪，他犹豫了一下，想离开大路，村子之长也使他感到惊讶，它没有尽头，只能看到一幢接着一幢的式样相同的小房子，以及结了冰的玻璃窗，到处是厚厚的积雪，连个人影也没有——最后他还是离开了这条迷宫似的大路，逃进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这儿的雪远比大路上的更深，得费很大的劲才能把陷在雪里的脚拔出来，累得他浑身大汗，突然他停了下来，再也走不动了。

不过，好在他并不是处在一座荒岛上，左右两边都是农舍。他捏了个雪球，朝一扇窗户猛的扔去。门立即打开了——这是他在村里走了那么久第一扇打开的门，门口出现一位穿着褐色短皮袄的老农，歪着头，一副和善却很虚弱的样子。“可以到您家来歇会儿吗？”K 央求般说，“我累极了。”他根本没有听见老农说的话，只见一块木板向他推来，他心里充满了感激。这块木板马上使他顺利地 从雪地里逃了出来，他走了几步就到了老农屋里。

这间屋子很大，而且光线昏暗。刚从外面进来起先什么也看不见。K 摇摇晃晃撞在一只放在地上的洗衣盆上，一只女人的手把他扶住了。在角落里有个孩子在哭叫，而另一个角落里则蒸气腾腾，使得本来已经很暗的屋子变得更暗了。K 像是站在云雾里一样。“他准是喝醉了。”有人这样说。“你是谁？”一个粗暴的声音大声喝问道，接着，显然在问老农：“你怎么让他进来？每个在街上游荡的人都可以让他们进屋里来？”——“我是伯爵的土地测量员。”K 说，想对那些他仍旧看不见的人为自己作一番辩解。“哦，他是那位土地测量员。”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接着便是一片沉默。“这么说你们认识我？”K 问。“当然。”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简短地说。他们认识 K，看来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

一会，水蒸气稍稍散了一些，K 也能够慢慢适应周围的昏暗了。看来今天是大家搞卫生的日子。靠近门口的地方，有人在洗衣服。但是水蒸气

① 这里原来有作者删去的文字和段落，内容详见本书附录，下同。

是从另一个角落来的，那里有一只大木盆，将近有两张床那么大，K 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木盆。两个男人正在冒着热气的水里洗澡。最让他惊奇的是右边的角落，虽然他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令他惊奇。在屋子的后墙上有一个很大的窗洞，这是墙上仅有的一个洞，一道雪一般的白光从窗洞外射进来，从那里透进来，显然是从院子里射来的。在角落的深处一个女人正疲倦地几乎躺在一张高靠背椅上，她几乎斜卧着，洞里透进来的白光，映得她的衣服像绸缎一样发亮。她正抱着婴儿给孩子喂奶，几个看似出自农家的孩子都围在她身边玩耍，这女人看起来别具风韵，好像属于另一个阶级。当然，疾病和疲倦使农民也会显得很秀雅的。

“坐吧！”一个长着满腮胡子，此外还留着大髭须的男人说，他老是张着嘴在呼哧呼哧地喘气。他从澡盆边伸出一只手指着一只衣柜说，样子显得很可笑，而且还溅了 K 一脸热水。那个让 K 进屋来的老人，在愣愣地出神，也在柜上坐着。K 终于找到了一个座位，心里充满了感激。现在谁也不再去看他了。正在洗衣服的女人一头金发，长得丰满可爱，显出青春的气息，她一边洗衣，一边轻声哼着歌儿；两个男人在澡盆里蹬着脚在翻来滚去地洗着澡，小孩们想挨近他们的时候，每次都被他们用水一阵乱泼，赶了回去，就连 K 也不能避免；躺在靠背椅上的女人像是泥塑木雕一般，甚至都不低头看一眼怀里的孩子，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屋顶。

K 大概对她——这幅丝毫未变的美丽而哀伤的图画，看了好一阵子，但随后他一定是睡着了，因为他发现在有人大声喊醒他的时候，他的头正倚在旁边老人的肩上。两个男人已经洗完澡，现在孩子们正在澡盆里嬉戏，金发女人负责照看他们。此时，两个男人已经穿好衣服，站在 K 面前。依据 K 的推断，那个说起话来像叫嚷似的那个满腮胡子在两人中地位较低。另一个人的个子并不比满腮胡子高，而且胡子少得多，但是肩膀却宽阔得多，而且还长着一张阔阔的脸膛，他似乎是个文静的人，喜欢慢慢动脑子，老是耷拉着脑袋。“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您不能待在这儿。请原谅我们的失礼。”“我也不打算待在这儿，”K 说，“只是想在这儿稍许休息一下。现在已经休息得差不多了，这就走。”——“对于我们这样怠慢客人，您也许会感到惊讶，”那人说，“因为好客不是我们这儿的风俗，我们不需要客人。”也许因为睡了一会，K 精神稍微好些了，知觉也清醒了许多，反而感到很高兴此人说话能够如此坦率。他不那么拘谨了，用手杖撑撑这儿，支支那儿，并走近坐在靠背椅里的女人那儿，还发现，在这屋子里他的身材最高大。